

轶闻掌故

老红军王范：
《暗战》真明星，
保卫毛主席

□彭伟 周莉

数年前，谍战片《暗战》大红大紫。剧中一位名叫李涯的特务，徘徊在枣园外，准备暗杀毛主席。他的原型就是军统特务沈辉（1913—1994）。破获延安间谍案的真人，是延安保安处的王范，而非剧中主角余则成（潜入军统的谍报人员）的原型。

说起王范与沈辉，都与红十四军有些渊源。沈辉曾是名将张爱萍（红十四军二大队政委）的学生。王范（1905—1967），如皋东乡人，早年加入红十四军地方部队，后去上海从事地下工作，再去延安从事保卫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出任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等职，与毛主席、周总理、朱德委员长、郭沫若副委员长等名人，均有交往。

1937年10月，王范服从组织安排，前往延安工作，易名王凡，进入中央党校学习。翌年4月，他进入边区保安处工作，后任职副处长等职，肩负起保卫党中央、毛主席的重担。《国民党刺客暗杀毛泽东事件揭秘》记述，1938年4月，萧致平教授（后来更名陈致平，女作家琼瑶的父亲）及其助手沈辉来延安参观。一个月后，年轻的沈辉要求留在延安，加入革命队伍。沈辉真名沈之岳，他读过马列著作，还懂英文、俄文，枪法不错，文武双全，颇得戴笠赏识。他笑里藏刀，心狠手辣，早前诱杀过七八名共产党员。潜伏延安之前，他向陕西特务头子毛人凤立下军令状：见机行事，刺杀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。

保安处按照惯例，对他进行政审。处长周兴托人调查他在中央大学的情况（戴笠早有准备，伪造学历等档案），未曾发现疑点。其间，副处长王范受周处长的委托，与沈辉聊天。他发现自称河南人的沈辉（实为浙江仙居人），说起话来，总带有一些江浙口音。沈辉连忙“解释”，他小时长期住在上海的舅父家，侥幸应付过去。作为一名老练的特务，沈辉被吓得够呛，只能藏起“狐狸尾巴”。他从不进枣园（毛主席驻地）、杨家岭（中央机关驻地）。发现同伙的暗号，他也不去接头，因而不曾暴露。

中共中央情报部门先后两次转告边区保安处，延安城外发现敌特电波。为了扫除延安城内的敌特组织，周兴、王范等人，精诚合作。王范及时出击，换上便装，深入群众，排查线索。经过侦查，王范发现多名行踪可疑的嫌疑人：麻家铺的还俗僧人、小杂货店老板谢仁义、七里铺乡镇小学张校长等。不可打草惊蛇，周兴、王范派人秘密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。待到证据确凿后，王范带上手下，前往延安郊区，将八名敌特分子一网打尽。其中七名被捕，还有一名（还俗僧人）拒捕被击毙。特务们供认不讳，他们计划潜入枣园、杨家岭，在井中下毒，杀害毛泽东等中共主要领导人。另有被捕的延长县县长周景龙供出重要线索：军统已有一名杀手潜入延安，杀害中共领导人，不知何故，迟迟未曾动手。

周兴、王范布下天罗地网，只等瓮中捉鳖。大势已去，沈辉已是惊弓之鸟，悄然撤离延安，后出任过国民党调查局局长。因为破案有功，党中央、西北局分别对周兴、王范予以表彰和奖励，毛泽东在一次内部会议上，还点名表扬破获此案的首席功臣——王范。



晨斋老人夫妇七十寿家庭合影，1941年

南通老照片

海陵旧话

对于“一柱楼诗案”，人们永远的兴趣点是徐述夔，而对另一位主人公蔡嘉树，却是很少关注。对他的了解，仅仅来源于当时大臣奏折与皇帝上谕中的片言只语。乾隆说他“挟制以快其私，非实心尊君亲上”，大学士阿桂等人说他“早属知情，不即举首，直因争控田地，挟嫌出告”。在世人的眼中，他更是一个坏透了的人，民国时释灵石斥之为“土劣下种”，说他“想置人死地，灭人家族为快”。蔡嘉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？隔着二百多年的时光，一切早已湮漫不清。正如叶文瀚在民国七年的《记徐氏一柱楼诗狱始末》一文中所写：“由童时至衰老，听里人谈其事，言人人殊，而记载不传，鼓词稗说，附会诞妄，又不足信，故里一大痛史，无以传后而信今，恨事哉！”难道我们就真的无法一睹历史的本来面目？

还好，近来翻阅蔡观明于民国十九年总纂的《耕茶蔡氏宗谱》，其中对蔡嘉树时有记述，这让我们得以透过浓浓迷雾，能够近距离打量这位“一柱楼诗案”的始作俑者。

蔡氏自元末避乱由苏州虞山渡江至耕茶场，绵绵翼翼，子孙繁衍，以力农富而成耕茶第一著姓。始迁祖蔡希古为第一世，至蔡嘉树时，已为十六世了。在《耕茶蔡氏宗谱》卷之八中，记有蔡嘉树条目：

梁，字嘉树，生于清雍正九年辛亥十二月初七日亥时，国学生，卒于清嘉庆三年戊午九月二十三日巳时，年六十八岁。

蔡嘉树名梁，嘉树是他的表字。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）冬，徐

蔡两家开始诉讼时，蔡嘉树已经四十七岁。在次年“一柱楼诗案”爆发与平息之后，他又活了整整二十年。这里仅记录了他生卒情况，并无其他信息。在卷首之三《列传》中，有一篇《十六世嘉树传》，则包含了更多内容：

公讳梁，字嘉树，父早卒，母叶抚之。公虽在髫龄，有成人风。少依仲叔时高居，时祖母叶太孺人在堂。公以家政繁未暇，卒诗书业。叔时佑少戾，叔母徐孺人青年守志，公请旌建坊，墓地已售他族，世姻也。以建坊故，介而求赎，不可，讼于官，屡不得直。值学使刘墉按临，公长子瑚，字景贤，愿诸学使，使以上闻，廷讯得平反。清廷以他忌讳，坐其人重典，非公之心也。

蔡嘉树的父亲蔡礼很早就去世了，他由母亲叶氏抚育成人。蔡嘉树有两个叔叔，一个是蔡廉，号时高；另一个叫蔡魁，号时佑。蔡嘉树少时依靠二叔蔡廉生活。他很小的时候，就非常稳重，像个大人一样。因为家政繁忙，放弃了学业。三叔蔡魁二十三岁就去世了，他的妻子徐氏当时只有二十岁，她青年苦节，且对蔡嘉树的奶奶非常孝顺。乾隆三十六年七月，七十岁的徐氏去世，蔡嘉树请旌建坊，朝廷的圣旨很快批了下来，但这时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摆在他面前，他家祖莹地却没有有了。他祖父蔡成修去世后，葬之在一个叫长扑屋的地方，后来，他的父母、三叔蔡魁夫妇都安葬在这个地方。但是，连同长扑屋在内的数百亩地，却被他的堂弟以二千四百两银子的价钱卖给了徐怀祖。蔡嘉树很想把这块地赎回来，但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价格——九百六十两，不足原价的一半。徐怀祖

已经去世，他的大儿子徐食田只有十九岁，二儿子徐食书才十五。徐食田年纪再轻，也知道买卖从来没有这么做的，自然不会答应，很果断地拒绝了。蔡嘉树却不慌不忙，一纸诉状把徐食田告到东台县，他将徐食田祖父徐述夔的遗著《一柱楼诗集》呈控，指出《一柱楼诗集》中有“诋毁本朝”之语。接下来，双方你来我往，事件不断升级，终于酿成震惊朝野的“一柱楼诗案”，徐述夔、徐怀祖被开棺戮尸，徐食田、徐食书等人被砍了脑袋，许多人受到了牵连。

这里记录了所有宫廷档案都没有记载的一件事，就是关于蔡嘉树赎田的最初缘由——“以建坊故，介而求赎”，一切都是为了宣扬叔母的美德，所以才这样做。传中提到是他长子蔡瑚投递呈词给刘墉，才使本案为乾隆皇帝所知闻，这与当地的民间传说相吻合。但在所有的朝廷档案中，投递呈词的是童志璘，并没有出现蔡瑚的名字。民间说童志璘是蔡家的管家，我推断，去金坛找刘墉，应该是蔡瑚与童志璘一同去的。当时蔡嘉树因“诬告反坐”已经被拘监，如果蔡瑚再因诬告而反坐，那么蔡家将没主持全局之人，他的诸弟皆幼小，最大的十三岁，最小的才两岁，故而由童志璘出面。我们细看刘墉的奏折，童志璘在呈缴徐述夔诗集时，用的是“既见此书，恐有应究之语”，此句能进能退，足见用心良苦，内心的担忧也是显而易见。蔡瑚在《耕茶蔡氏宗谱》中有记载：

瑚，字景贤，号荫石。生于乾隆十九年甲戌五月二十一日丑时。敕授宣德郎，候选直隶州同知。公派居长，世居场南蔡家楼，后分迁岔河镇，笃行，仗公瑾理如邑市镇捐务事，载《如皋县志》。卒于嘉庆二十二年丁

丑四月初四日亥时，年六十四岁。

“一柱楼诗案”发生时，蔡瑚年仅二十五岁。

传中并没有说将田地卖给徐家的那个人是谁，在阿桂等人奏折中，我们知道是蔡嘉树的堂弟蔡耘。然而遍查《耕茶蔡氏宗谱》，却无蔡耘其人。蔡嘉树有两个堂弟，一为蔡栋，为三叔蔡魁之子，生卒配葬俱失考，蔡嘉树三子蔡琰就继嗣给他；一为蔡松，是二叔蔡廉的独子，谱中对他记载如下：

松，字联村，一字安树，号鹤轩。生于乾隆十一年丙寅四月十二日午时。国学生，恩膺粟帛。卒于嘉庆十三年戊寅十二月二十一日申时，年七十三岁。

当地的传闻，出售蔡家田地的就是这个蔡安树。蔡嘉树这一辈取名皆从“木”旁，所谓“蔡耘”者，当为“蔡松”之笔误。蔡安树售田给徐怀祖时，最多也就三十岁左右，真不知他把祖莹在内的数百亩卖出的目的是什么。他的父亲在他十三岁那年已经去世，除了母亲缪氏外，家中无其他长辈在世。

整部《耕茶蔡氏宗谱》中，涉及“一柱楼诗案”的文字，仅此短短一篇《十六世嘉树传》，谈及对方时，连“徐”字也没出现，而是用“他族，世姻也”代替。在传的最后，强调此案结局实属意外，并非蔡嘉树的初衷，而是朝廷另有忌讳，这笔账千万不可以记在蔡嘉树的头上。这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，在乾隆三十三年三修家谱之后，蔡氏家族又陆续增修，主持者正是蔡安树的儿子蔡珩，蔡嘉树的孙子蔡应旸、蔡绍遵以及其重孙蔡占魁、蔡占先等人。而民国十九年重修《耕茶蔡氏宗谱》的总纂蔡观明，就是蔡占先的孙子。

张謇与张裕钊

□管劭丞

钊问古文法。

光绪六年（1880），张謇、范当世因裕钊同在扬州，遂联袂往谒，相见舟中。同年七月，范复在南京介绍朱铭盘往谒，张裕钊认识三人

是有先后的。

姚永概作范当世墓志，叙述这一段渊源，谓武昌张裕钊客江宁，见张、范、朱三先生，大喜，谥曰：“吾一日得通州三生”。张孝若作其父传

记，引用，又变成“张公文中，也有‘一日而得通州二士’。”和张謇手谱及张裕钊“赠范生当世序”不同。张赠范序手书作小横幅，今藏南通博物

旧文新刊

清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，孙云锦以候补道在南京任发审局委员，张謇应聘为书记，此其游幕生活之始。同年八月，孙为介见凤池书院院长武昌张裕钊，謇从裕